

志谱所载钱谦益佚文考释

谢 丹

提 要：乾隆《江阴县志》收录钱谦益《陈江村集序》《送江上李生隐破山》，光绪《刘氏宗谱》收录钱谦益《题刘怡荆诗帙后》《寄柬澄江刘怡荆》，皆不见于钱仲联整理的《钱牧斋全集》，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集外佚文。《陈江村集序》《送江上李生隐破山》的幸存是文学与政治斗争的残留物，其发现皆与江阴陈氏有关，对全面开展钱谦益弟子研究有重要价值，为乾隆年间钱谦益诗文传播学、钱谦益身份建构提供新线索。另，《题刘怡荆诗帙后》《寄柬澄江刘怡荆》文诗互证，切合钱谦益“诗史”理念，为推进公安派诗歌研究提供新的材料。

关键词：钱谦益 《江阴县志》 《刘氏宗谱》 佚文

钱谦益（1582—1664），字受之，号牧斋，江苏常熟人。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、藏书家、史学家，是东林党党魁、明清浙派诗领袖，开清初文学之一代风气。钱谦益曾长期因“贰臣”饱受非议，在政治的打压下其著述大多仍流传至今。近年来学界对一代宗主钱谦益相当关注，今钱仲联整理其作品编校《钱牧斋全集》（下文简称《全集》），篇章大备，难免漏一。现新发现钱谦益诗文4则，未收入《全集》与诸家补遗。

一 乾隆《江阴县志》所载钱谦益佚文考释

钱谦益的佚文，载于乾隆九年（1744）《江阴县志》是否可信？据《清高宗实录》，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谕旨共19道。^①《沈归愚自订年谱》记载沈德潜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到京，十一月即进呈《国朝诗选》。自乾隆二十六年始，乾隆批评《国朝诗别裁集》将钱谦益列于卷首，到乾隆五十四年，《清史列传》中《贰臣传》对钱谦益不立传，仅留表。学界一般认为乾隆帝对钱谦益著述的禁毁始于乾隆二十六年。其实不然，早在乾隆九年之前，地方就已经遵从中央，有意识剷掉钱谦益的名字。而此两则佚文恰是乾隆早期否定钱谦益之证。

据《钱谦益年谱》可知，在“清顺治四年，清廷逮捕贰臣”^②。第二年，清廷对贰臣再一次逮捕。顺治年间，钱谦益已然处于风口浪尖上。而在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沈德潜开始选编《国朝诗别裁集》，乾隆二十四年该书初刻，此后去世百年的钱谦益迎来了对他的“全面否定”。这种否定在乾隆三十四年达到高峰，但“乾隆三十四年诏毁板，然传本至今不绝”^③，高峰期尚且如此，可见钱氏文集流传尚好。结合清代方志编修实况来看，“方志修成后要报上司审定，各府、州、县志修成后先由各省学政初审，再送督府裁定”^④。一县县志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编纂修定，其《艺文》所收文章，必须符合“有寓教化”之意旨。钱谦益自降清以来便背负骂名，肯定是不符合收录标准的。但在乾隆早期，其文学地位已树立，文字狱还未大兴，修志时仅《艺文》中去名便足以应付例行公事的查志工作。以此，乾隆早期的《江阴县志》保留钱谦益的文章也具可

① 参见张小李：《乾隆帝批判钱谦益的过程、动因及影响》，《故宫学刊》2013年第1期。

② 方良编：《钱谦益年谱》，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41页。

③ 《清史稿》卷484《钱谦益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标点本，第13324页。

④ 姜原：《清代修志特点及方志理论研究》，《朝阳兰台》2018年第11期，2018年11月29日，第3版。

能性。下面来看乾隆《江阴县志》收录的钱谦益《陈江村集序》《送江上李生隐破山》。

(一)《陈江村集序》(以下简称《序》)

江阴自席帽山人王梧溪而后，予得一人焉，曰徐子仲昭，常序其集以行。其后又得两人焉，曰朱子玉汝、陈子鸿宝。仲昭起于逢掖，有忧时悯己之志，其诗丽以则，感而多风。玉汝、鸿宝，王谢少年，风流可想。顾乃铜仙怆目，白浪兴怀，身世所遭，呻吟不置。吾以为之三人者，皆有山人之遗风焉。江阴故南唐建州地，连海向江，宜其人材多经奇卓诡，后先屈指，作者彬彬。陈子实朱子好友，松陵唱和，右鼎联吟，青灯吐芒，形影一室，有风肃然，声彻空际。章子覲为其《序》云：陈子八岁工文，十龄善咏，二十知兵，惊才绝艳，翩翩自喜。近诗，宏者云璈，纤者玉箫，无体不备。信矣哉，其知言也。抑陈子为吾及汝良先生之文孙，吾徒菊人之令子。予常读菊人之书而异之曰：此文章真种子也。六家一派，显显不诬。又忆前此五十年，常序汝良《制义》，以为春云浮空，流水行地。今后五十年，而复读陈子之诗，人生不百岁，而见其祖若父、子若孙三世，则子之阅世亦已老矣。噫！陈子盛年壮志，视予之衰迟慵堕久不死，而观居此世者何为也？^①

《序》中所述，皆与史实及钱谦益相关文章相符。江阴席帽山人王梧溪，即王逢，字原吉，居黄山，号席帽山人、梧溪子，江阴人，有“诗史”称号，著有《梧溪集》7卷。钱谦益为他作有《跋王逢梧溪集》，并称“江阴之诗人，以王逢原吉为宗”^②。钱谦益为人作序时，序中会提及他人，此其惯有风格。徐仲昭，即徐遵汤，字仲昭，徐霞客的族兄，江阴（今江苏江阴）人，少著才名，老而不遇。据考，其有诗稿若干卷，于康熙年间散佚，存者载《江阴诗钞》《明诗诸选》。此言“仲昭起于逢掖，有忧时悯己之志，其诗丽以则，感而多风”，“江阴故南唐建州地，连海向江，宜其人材多经奇卓诡”，与钱氏《徐仲昭诗序》颇同。在乾隆《江阴县志》中，《徐仲昭诗序》为《陈江村集序》前一篇，据此亦可排除修志者作伪的可能，且反证此文确为“钱谦益”所作。

“其后又得两人焉，曰朱子玉汝、陈子鸿宝。”朱廷镠，字玉汝，中康熙己酉乡举，谒选上元县教谕，著有《南楼江花》等集。陈攻，字鸿宝，著有《陈江村集》。后者是江阴陈氏家族的一员，也是考证该文的关键人物。陈氏自陈明时始有盛名。陈明时，字汝良，博综经史，少为尹嘉宾高弟，其文亦存于志书。陈明时与其妻梅氏、两子陈芝芳及陈芝英志书皆有传。陈芝芳（亦陈芝昌），有遗稿《陈旦生遗稿》，章耿光作序。陈芝英，字英儒，号菊人，有《深柳堂诗文集》《江阴诗粹》行于世，上文陈鸿宝即其子。陈芝英少受家学，既从钱谦益游，卓然成家，钱氏叹其文为文章真种子。钱谦益《大育头陀诗序》中有“夏輿先选刻其诗百篇，其友陈菊人为其序”^③，又《江阴诗钞》卷58收录陈芝英《夏輿先新筑书室次韵二首》。钱谦益记录陈芝英为育头陀张印顶朋友，为其诗集写序。陈芝英子陈鸿宝的资料有限，仅知其与朱廷镠“竟其役”，有才名，与此《序》“陈子实朱子好友”合。又《江阴诗钞》卷71录朱诗《寄陈鸿宝》7首、《答鸿宝淮南见寄十六韵》，足见二人确为好友。陈氏三代与钱谦益存在交游关系，志书中亦有

① 蔡澍修，罗士瓚续修：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卷21《艺文上》，乾隆九年刻本，第36页。

② 钱谦益著，钱曾笺注，钱仲联标校：《钱牧斋全集·牧斋初学集》卷33《徐仲昭诗序》，第2册，第947页。

③ 钱谦益著，钱曾笺注，钱仲联标校：《钱牧斋全集·牧斋有学集》卷21《大育头陀诗序》，第5册，第892页。

记载，而乾隆九年后的江阴志书则一概删除陈氏一族与钱氏交往，更加证实这段关系的真实性。

“吾以为之三人者，皆有山人之遗风焉。”3人指徐仲昭、朱玉汝、陈鸿宝。明末山人群体多指遗民群体中隐居不仕的人，如明遗民陈继儒，世人皆称之为“山人”。此称号是对3人道德品行的赞美。

“章子觐为其《序》”中的“章子觐”，即章耿光，字子觐，号腹庵，载《乡贤传》。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卷21《艺文上》收其《陈旦生遗稿序》《江潭吟小序》，前者为陈芝芳作序，后者提到陈芝英。《江阴诗钞》卷64收章耿光《哭陈旦生芝昌》《答陈江村》，此两篇一为陈芝芳作，一为答陈鸿宝。后一篇曰：“岁月浪凭芒履掷，著书惭尔掩松关。”^①囿于材料，其中的“著书”不可考，但可知章耿光和陈鸿宝确有交际。《江阴诗钞》卷51载徐遵汤《挽同社陈旦生即次其绝笔韵》《赠子觐移居次菊人韵》，同卷还记载陈明时《亡儿芝昌绝笔韵重辱仲昭、子觐、季乌诸相知赙吊不胜悲感依韵而成》，皆证徐仲昭、章耿光等人与陈氏三代交往密切。

“抑陈子为吾及汝良先生之文孙，吾徒菊人之令子。”此言陈鸿宝是陈汝良之孙，钱氏门人陈芝英之子。陈明时便是钱氏笔下的汝良先生，钱氏称其文如“春云浮空流水行也”。《序》中又提到钱谦益为陈明时良序《制义》，此《制义》乃明清的制义之文。“制义之文是反映学风、文风背景的晴雨表。”^②《全集》中类似者，如《翁子安制义序》《严子六制义序》《吴子制义序》等很多。

《序》中“吾徒菊人”，即陈明时子陈芝英。“予常读菊人之书而异之曰：此文章真种子也。”此与志书《陈芝英传》中“虞山叹为文章真种子”相符。而陈鸿宝作为陈芝英子，请其父师钱谦益为其诗集作序，足见陈氏三代均认可钱谦益的诗文成就。

至于《序》中所言之“六家一派”，乃清初浙西说法，厉鹗为查学《半缘词》跋曰：“使竹垞翁复起，必曰浙西六家一派。”^③朱彝尊号竹垞，秀水（今浙江嘉兴）人，清词人、学者，其“《词综》的编纂、《浙西六家词》的刊行，以及《乐府补题》的追和行动，都在康熙十七年前后”^④。浙西六家指的是朱彝尊、沈皞日、沈岸登、龚翔麟、李良年、李符6人，《浙西六家词》收其6人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前词作，6人在词坛上形成影响当在康熙年间。钱谦益晚年对浙西六家词估计已有耳闻，此为钱氏评价陈芝英之语，可见陈芝英似受浙西六家词的影响。

据《序》“又忆前此五十年”，则钱氏作此序50年前，曾为陈明时制义之文作序，此处“春云浮空，流水行地”评语与康熙、乾隆志书《陈明时传》相符。此又可证钱氏与陈氏一家相交已有50余年之久。

以上种种，足证该《序》为钱氏之作不虚。

另外，从乾隆《江阴县志》所收艺文来看，该《序》亦当为钱氏真作无疑。乾隆《江阴县志》系清蔡澍修，罗士瓚续修，颇重文献收录，其文详密瞻雅。^⑤蔡澍在给陈芝英立传时，留有肯定陈芝英修志功绩的按语。陈芝英、陈玫（鸿宝）父子均参与康熙《江阴县志》编修。该志保留大量钱文，为后志乾隆《江阴县志》所承袭。乾隆《江阴县志》下限为乾隆九年，现存是

① 顾季慈辑，谢鼎容补辑：《江阴诗钞》卷64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影印本，第1册，第580页。

② 孙之梅：《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》，齐鲁书社，1996年，第947页。

③ 申屠青松：《厉鹗年谱长编》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19页。

④ 于翠玲：《〈浙西六家词〉与〈词综〉的关系——兼论浙西词派形成的综合因素》，《嘉兴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4期。

⑤ 参见蔡澍修，罗士瓚续修：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卷1《序》，乾隆九年刻本，第17页。

年刻本。该志收录诗文较多，如高似孙《小石山沧湾亭记》、方万里《绍定重修学记》、丘宓《谢赐茶药表》、曹宓《与知军徐宗丞论水利劄子》均未载于《全宋文》。另王艳、王兆鹏《江阴〈葛氏宗谱〉所载南宋洪兴祖及葛胜仲兄弟佚文辑考——兼论〈丹阳集〉的编刻时间》一文曾指出：“序文原署‘胜仲’，题下注‘载邑志艺文’，表明此序来源于当地府志或县志，至于何代所修方志，则不详。”^①该佚文正是载于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卷21《艺文上》的《续太常因革礼自序》。从该志《艺文》所录诗文来看，皆是当时流传江南一域的名人作品，如王士禛、徐仲昭、赵用贤、缪昌期、都穆、李应昇等人作品。这些人多与钱谦益处于同一个文化交游圈里。无论考虑钱谦益在清初的巨大影响，还是修志群体的文学素养，这些都证实了钱文存于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具有一定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。

再则，从乾隆《江阴县志》所收11篇钱文来看，其中被剝掉名字的有8处。（见表1）

表1 乾隆《江阴县志》收录钱谦益诗文

卷数	诗文名称	是否留名	备注
卷5《坊乡》	《宿西溪□□□》	残，“明钱谦□”	即《江上宿缪西溪从野堂故人及诸郎君置酒感叹而作》，《全集》已收
卷12《墓冢》	《赠太仆寺卿忠毅李公墓志铭略》	是	即《赠太仆寺卿李忠毅公墓志铭略》，《全集》已收
卷12《墓冢》	《缪公行状略》	是	与《左谕德赠詹事缪公行状》内容有出入，《全集》已收
卷12《墓冢》	《湖广提学僉事尹孔昭墓志铭略》	是，“□□□钱谦益”	即《尹孔昭墓志铭》，《全集》已收
卷21《艺文上》	《大育头陀诗序》	否	剝刻痕迹明显，《全集》已收
卷21《艺文上》	《徐仲昭诗序》	否	剝刻痕迹明显，《全集》已收
卷21《艺文上》	《陈江村集序》	否	剝刻痕迹明显，《全集》未收
卷21《艺文上》	《李贯之七十序》	否	剝刻痕迹明显，《全集》已收
卷21《艺文上》	《答李肤公书》	否	即《复李肤公》，《全集》已收
卷22《艺文下》	《送江上李生隐破山》（据康熙《江阴县志》改）	否	剝刻痕迹明显，《全集》未收
卷22《艺文下》	《秋日杂兴》	否	剝刻痕迹明显，《全集》已收

从上表可知，乾隆《江阴县志》隐藏钱谦益名字这一行为有以下显著特点：一是该志书第一处剝刻仅阙1字，随后剝刻行为亦不严格，可见志书前一部分收录钱作较宽容。二是凡《艺文》所载钱文皆隐藏名字。

要之，钱谦益一身仕途沉浮，身后背负骂名，晚年诗文充满遗民色彩。在矛盾的人生情况

^① 王艳、王兆鹏：《江阴〈葛氏宗谱〉所载南宋洪兴祖及葛胜仲兄弟佚文辑考——兼论〈丹阳集〉的编刻时间》，《文献》2022年第2期。

下，他创作了不少名篇。此《序》所叙内容皆与相关记载皆颇相符，加以乾隆《江阴县志》诸方面情况考察，此《序》应为钱谦益晚年所作无疑。从《序》文可知，明末清初钱谦益与江阴陈氏祖孙三代皆有交往，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，且曾收陈芝英为门徒。今人研究指出，钱氏“与弟子父辈相交甚深”^①，瞿式耜、李杭之、李宜之、冯班等是受父辈影响拜入钱门，陈芝英亦是。钱门弟子估计在保存、流传钱著上颇下功夫，钱氏此《序》载于方志，或是陈芝英用另一种形式保存之结果。而在乾隆《江阴县志》之后，钱谦益遭乾隆帝全面否定。之后的县志也似有意将陈氏与钱谦益往来等这些重要信息删去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乾隆《江阴县志》也为我们重新着眼钱谦益弟子研究提供新的线索。

（二）《送江上李生隐破山》

结庐何处是，万竹伴柴荆。
采药还过岭，修琴好到城。
岩风依宴坐，山鸟伴经行。
寂莫空谭上，寒云夜夜生。^②

此作载于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卷22《艺文下》，题目据康熙《江阴县志》卷20《外集诗》校改。诗题中的李生，即李至清，字超无，江阴人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《附见·李生至清》载：“年二十，来依余。结隐破山，居三年，别去。”^③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卷21《艺文上》录有陈芝英《书李超无集后》，述其父与李至清为友，“超无事详《列朝诗集》，《李生至清小传》中至清超无名也”^④。可见其人与陈明时亦有交际。又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卷22《艺文下》收邑人李至清《题玉茗堂五柳图》《别虞山钱受之短歌》。后者中“青眼高歌能送予，眼中临川与吾子”，乃述钱谦益送别一事。钱谦益编《列朝诗集》中录有该诗，据诗前《序》知该诗作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，“李至清于万历三十六年以通匪之嫌下狱”^⑤，时钱谦益26岁。而存于志书中的此佚诗是钱氏为李至清隐破山送行而作，所作时李至清20岁，该诗应为万历三十三年前作。

载录该诗的康熙《江阴县志》，现存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影印本，载有钱谦益诗文7篇。（见表2）

表2 康熙《江阴县志》收录钱谦益诗文

卷数	诗文名称	是否留名	备注
卷18《外集文》	《李生至清小传》	国朝常熟钱谦益	该志所收作品作者空名表示属前人，均无剜刻痕迹
	《徐霞客传》	钱谦益	
	《大育头陀诗序》	钱谦益	

① 赵会娟：《钱谦益弟子研究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2年，第24页。

② 蔡澍修，罗士瓚续修：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卷22《艺文下》，乾隆九年刻本，第21页。

③ 钱谦益：《列朝诗集小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标点本，下册，第564页。

④ 蔡澍修，罗士瓚续修：乾隆《江阴县志》卷21《艺文上》，第68页。

⑤ 徐朔方：《晚明曲家年谱》第3卷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441页。

(续表)

卷数	诗文名称	是否留名	备注
卷 20 《外集诗》	《江上宿西溪从野堂》	国朝常熟钱谦益	该志所收作品作者空名表示属前人，均无剜刻痕迹
	《玉川子歌题画像》		
	《送江上李生隐破山》	钱谦益	
	《秋日杂兴》		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康熙《江阴县志》收录钱谦益作品较多，署名明确，且分布集中。除《送江上李生隐破山》外，其余皆收入《全集》。

清初康熙年间，清廷对钱谦益文学上的打压还未形成。就钱谦益入清的影响来看，无论是修《明史》，还是编《列朝诗集》，给杜诗作注，钱谦益在文学、史学上仍较有作为。加之钱谦益一生诗歌集大成之作——《投笔集》的完成，当时已形成以钱谦益为中心的江南文圈。该志在康熙年间将钱谦益诗文收入，确乃正常之事。另，康熙《江阴县志》编纂人员有陈芝英、陈玫等，与钱氏过从甚密，编纂志书时收录钱作亦自可以理解。以此，该作亦为钱氏所作。

二 光绪《刘氏宗谱》所载钱谦益佚文考释

钱谦益的佚文载于《刘氏宗谱》，是否可信？家谱虽不是公共史书，但有一定的文献价值。《刘氏宗谱》（以下简称《宗谱》）20卷首末各1卷，清代刘敦安等修，现存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树德堂铅印本，收入《中华族谱集成》。据《宗谱》卷7《厚园分三三房渭川公六房支世表》可考刘怡荆，即刘汝模，字叔范，第七世，以怡荆号行。有子3人，女1人，葬古巷曹家庄新阡主穴，□文贞公撰墓志铭。钱谦益佚文两则《题刘怡荆诗帙后》《寄柬澄江刘怡荆》皆与刘汝模有关。

（一）《题刘怡荆诗帙后》

冬杪，由居无事，惟《消寒吟》一帙，题曰“效怡荆体”，盖因不忘素交，以致其拳怀。然怡荆之诗，固有不可及者。本于性灵妙悟，玲珑透彻，触景接物，匠心会意，信口吟成，而机趣盎溢，以当齐髡之滑稽，方朔之诙谐，非共得于天者独优乎？方今登坛站，主盟社，尚以雕节为工者，谁能及之？予闻宋叶水心言曰：昔人律绝诗妙处，惟在体物切近。斯言真挾三唐之秘矣。况怡荆精于韵学，发声吐音，而律吕相调，宫商叶应。闻者僉云：可咏可歌，其传于后无疑也。盈盈一水间，爱而不见，姑缀数语，简末以识之。

此作载于《宗谱》卷18（上）《文外集》，所述皆可与史实相符。钱谦益《有学集》有《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》，在题《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》中钱谦益认为诗有三体：中麓体、少微体、怡荆体：“其三为怡荆体，怡荆者，江村刘老，庄家翁不识字，冲口哦诗，供人册笑，间有可为抚掌者。有诗一册，自谓诗无他长，但韵脚熟耳。”^①与此作“信口吟成”相符。又据

^① 钱谦益著，钱曾笺注，钱仲联标校：《钱牧斋全集·牧斋有学集》卷13《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》，第5册，第636页。

《宗谱》卷13记载尹嘉宾《明故怡荆刘公传》：“予同年友虞山钱受之采入《吾炙集》中，受之自作《消寒吟》百首，题曰‘效怡荆体’，其为前辈推重如此。”^①“同年”，据《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》的题跋乃癸卯（1603）年冬，与此作“冬杪”一致。此为钱谦益所作无疑。

又，此作提到刘汝模诗，“本于性灵妙悟”，“怡荆精于韵学”，可见刘汝模精韵学，诗风近似公安一派，而今人也指出，“钱谦益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性灵、真情说，其理论来源也是出自公安派”^②。钱氏诗歌直接受公安派影响，对刘汝模这样一个典型的公安派文人自是推崇不已。此作为研究钱谦益中年时期交公安派、学公安派提供了材料，也为研究其诗本性情、诗讲妙悟等诗学观念提供了帮助。

（二）《寄柬澄江刘怡荆》

刘君少小居泾里，被褐怀珠躬耒耜。
 愤俗炎凉运策筹，中年积蹑高于垒。
 良田广置万六千，折节恭俭称好礼。
 闲观景物信日吟，声韵铿锵溢人耳。
 我欲仿之辄不能，诗出性灵真可喜。
 东方诙谐淳于笑，老境优游无与比。
 尘世沧桑付不知，八十余年同刻晷。
 仙耶隐耶难定君，暮天但见云山紫。^③

此诗可与《题刘怡荆诗帙后》互证，从侧面反映钱谦益“诗史”理念的实践。刘氏家族曾经富甲一方，至第七世刘汝模中年时，家境尚殷实。该诗中言刘诗“闲观景物信日吟，声韵铿锵溢人耳”，“我欲仿之辄不能，诗出性灵真可喜”。可见其特点与《有学集》钱谦益笔下述刘诗特点相同，亦是信口吟，讲声韵。钱谦益创作重视“诗史”理念，“诗史的功能是记录人物和事件”^④。钱氏的创作实践理念不仅体现在此诗，其序文、题跋、墓志铭皆有反映。此诗的人物、事件、地点的文学书写，正好可与上文《题刘怡荆诗帙后》互相应证。此作自是钱氏真作无疑。

余 论

钱谦益作为明末清初的焦点人物，乾隆《江阴县志》以“无名氏”的方式来保存钱谦益作品，是由时代特殊性决定的。钱谦益虽入清便担“贰臣”之名，但文坛上依旧认同其文学成就。钱谦益虽遭“政治打压”，但文学社交影响较广，其作往往由交游文人保存并流传。乾隆《江阴县志》所收两篇钱作，都与江阴陈氏关系较大，陈氏的地位和影响会在地方上起到保存与传播钱作的积极作用。光绪《刘氏宗谱》保存的钱氏佚文，正是其“诗史”理念的实践反映。清代族谱纂修趋于流行，家谱中收集家族成员所留文章，像钱谦益这样的名人自会被收录其中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① 刘敦安等修：《刘氏宗谱》卷13《明故怡荆刘公传》，光绪三十四年树德堂铅印本，第7页。

② 孙之梅：《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》，齐鲁书社，1996年，第119页。

③ 刘敦安等修：《刘氏宗谱》卷19（上）《诗外集》，光绪三十四年树德堂铅印本，第1页。

④ 严志雄：《钱谦益的“诗史”理论与实践》，中华书局，2019年，第213页。